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 编著

为了 那个 初恋的 她

夕阳点燃了天际的流云，同时也点燃了我对你的牵挂。

遥远的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正在用思念的手指，弹动心的琴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经典小说选

为了那个初恋的她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04-08159-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4 字数:33000 字

ISBN 7-204-08159-5 · 1727

定价:4.17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当初我与她建立起来的感情堤坝是那樣的松软，又怎么能经得起风浪的冲刷？寄出退婚的信件后不久，得到的回音更使我费尽脑力。热情恳切意味比以往陡增，对于她的反常神态无所睹，故信中实打实的话语我也猜测是抄袭的。





李志坚

1

1971.11

为了那个初恋的她

李志坚今天要住在县财政局的单职工宿舍不回家，是想晚饭后前往县一中教师赵青莲的家中，请她给自己作一下辅导。这位赵老师原先中专毕业，目前教过的学生已近十届，前几年就开始自学中文专业教材，从去年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高教自学考试以来，报考的几门课程已全都领到了合格证。

说起来志坚和赵老师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如今他所在单位就和对方的宿舍仅一墙之隔。按说应经常来往，但实际上彼此见了面说话都很少，特别是志坚，一旦远远望见对方，就会假装有急事故意躲过去。

这不愿见对方的现在又要主动去见。中间还有一个牵线搭桥的人——她就是志坚的妻子玉琴。因为志坚自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后，一年时间了，晚上回到家里一有空就埋头学习，作为妻子的她很是着急。再说她娘家及丈夫工作单位都在县城，去的次数就相对较多。加上她父母与赵老师的家都是前后排的平房，她和对方又早就认识，不断能碰面，两人年龄还相仿，在一起交谈的机会就多一些，自然就互相了解。玉琴巴不得给丈夫找个老师指导指导，中午两人在大街上相遇，她便趁此机会及时递上话，说志坚今晚上就到你家去登门求教。

这时志坚已在县政府食堂打了饭吃完，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大脑中恰似打开了水库里的闸门，往事象涌浪般流淌……

我自部队回乡探亲，经人介绍，同正在上师范学校凑巧度寒假的本村姑娘青莲在她家中相会了。虽说少年时代经常见面，可这相隔了六、七年，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她，真是女大十八变。

以前说话没深浅,穿戴不整洁,还时常跟伙伴们打闹搂抱,现在她神情端庄,衣着入时,举止文雅,虽算不上漂亮,但眉宇间有几分动人之处。这次的见面,双方话语都简简单单,又较为拘谨。到第二次相见,互相问一些各自的情况,或回忆到小时候的一、两件往事,有时加上点有趣的见闻,至于两人今后关系怎么样,都不明说。

到后来和她的谈话记忆最深的:为什么有咱两人的交谈?是因为你几天前骑自行车从县城回家,到村边遇到了我,是你主动下车子和我说了几句话。媒人看在眼里,就有了将咱们撮和在一起的想法。她说你对我早就有意。

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方面的事,因为是不远的街坊,小时候又熟悉,虽然我大你几岁,可是好几年不见,一旦遇到,能不了车子说和你说了几句话么?

可也是的,总算咱们有缘份吧。不过当初你刚批准入伍换上新军装时,我正在本村上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几句赞扬你的话,因此我就对你具有一种孩子气十足的崇拜心理。

那时换上军装,在家呆了两天,村里村外的走动过几次,至于见到什么人我早就忘记了,只记得临离开家门的那天早晨,几位年长的老人和我话别,激动地或紧握着我的双手或拍打我的肩膀。那情景现依然历历在目,可惜他们大多已故去了。

几天内,又谈过两次。她讲的是双方今后怎样的话,两家关系如何的语,自己也没露出让她扫兴的言辞。从小就大哥小妹的身份,我也从没产生过和她身体的任何部位相接触的思想或动机。

回部队后,可能她学习负担重,我也忙于工作,信件隔一个月左右才通一次。有时回想仅有的几次约会,她斜倚床上,独自翻阅书刊的情景尤为清晰。对于同我的结合她有疑虑吗?可话语是中肯的,态度是明朗的。





因部队干部找对象组织上要把关,我一年多后,向领导要求对青莲发函政审。隔了两个月,我有方便条件通过团政治处管这项工作的干事探问,“刚来了不几天,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单位呢。”干事一边说一边在抽屉里翻那信件。

政审材料取出来后,我也随之凑过去看。第一页,是部队中印的表格,已填上同意保持恋爱关系。存在问题栏内有青莲的父亲在日伪时期当过四个月的伪兵这么十几个字,虽然组织上已表示同意保持恋爱关系,可我反而增添了烦恼。

从这天起政审问题时常在我脑际中萦回。想到以前,父亲对于哥哥的第一位恋爱对象,因他爸爸当过三年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他老人家为此把对方训斥了一顿。那激怒的表情仍历历在目,尖刻的话语还耳畔回响。心想现在尽管文革已结束,政策暖人心,但找个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对象终究不太适宜。万一什么运动来了,对我或对下一代能说没有牵连?当初那种“唯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反常现象,给这一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如年轻人是难以理解的。

……当初我与她建立起来的感情堤坝是那樣的松软,又怎么能经得起风浪的冲刷?寄出退婚的信件后不久,得到的回音更使我费尽脑力。热情恳切意味比以往陡增,对于她的反常神态无所睹,故信中实打实的话语我也猜测是抄袭的。

“我今后尽最大努力分担家务,照顾老人,让你为国家为事业倾注全部心血。”

“近来我睡眠太少,常常似睡非睡,猛然醒来,梦景与环境相混淆,都闹得别人哭笑不得。”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富于诗意的言辞已含混不清,但这实际而具有特色的语句我还记忆犹新。

志坚舒展了一下身子,看到周围光线渐渐暗淡,意识到正是太阳将落之时,感到是登门求教的时候了。

夕阳已落到地平线上,但放出的余辉使稀稀疏疏散布在天空的云朵变成了火红色,浓淡不一,色泽有别;使座落在地面的各式建筑物顶端罩上一层依稀可见的红装,远近各殊,景致不俗。盛夏季节,人们忙碌了一天,在傍晚时分相继到大街上,一面领略自然风光,一面散心乘凉。这时候街头上正熙熙攘攘,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志坚今天顾不得观望彩霞,也无暇步入田间,只客气地同几个熟人打过招呼,便匆匆地向赵老师的家中走来。相距越近,愧疚心情越重,脚步也放慢了。

当初我作出的选择,确实给青莲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而我当时怎么就考虑的少呢?虽然恋爱关系中断后,是责怪过自己,但归之于客观原因的多。也是由于当初仅凭别人介绍,一无恋情二无激情,只在兄妹相待的基础上建立了这种旧习俗的恋爱关系,一旦遇到较强的外力因素,我这一方最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想法。自己并没有像个别人那样,找对象多方观察,重点培养,但思想上同这些人是相差不多的。

今天是星期六,学校不上晚自习,赵老师可在家休息。但往常每周的这个晚上,不是学生们来让她作辅导,就是她前往某个学生家里去。而今天例外,她一不准备出去,二回绝了几位学生的要求,她要履行中午的承诺。

这时,赵老师独自在家,正坐在当院儿的板凳上,略一观望





是在乘凉消遣,但内心正烦闷,思绪乱如麻。我怎么能如此应答呢?他学习中遇到难题与我有何妨碍,李志坚是在赶时髦吧?倘若他真想学点东西,按理也不必我费此唇舌,如果这次帮助了他,以后不断地来找我怎么办?让熟人知道后,又要议论一番,甚至于风言风雨的。我当教师,学生有不理解的问题,及时指导义不容辞,职工的事无须我尽责,何况又是他?

当初志坚为我和他确定了恋爱关系让部队上发政审函后,想着不久就要完婚,我正做着美梦之际,志坚猛然反悔,给我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创伤啊。那时想早早了却一生,是在女伴们的开导下,才端正了人生态度,更加珍惜在校学习的大好时光,老师有讲不详细或者自己耽误的课程去钻去啃,个别的问题再求教于对方。后来还取得了好成绩,不过内心并不舒畅,总是有一种失落感。接着,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过了两年又和经他人介绍的一位机关干部结合了,婚后夫妻和谐,生活美满。对于当初形成的精神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平复,却不能完全愈合,一旦遇到反常的天气,还会隐隐作痛。

从邻居家传来了电视新闻的播音,她抑郁惆怅的思绪开始消散,渐渐振作起来:“我为人师表,既然已经答应了他妻子,就不能再反悔呀。何况党和国家多年来一度畸形地注重阶级成份,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思想烙印是何等的深刻啊。如果今后他为了学习来找我几次,只要我站得正行得直,别人说不说闲话都无所谓,谁让我碰上这个倒霉鬼了呢?自己委曲就委曲点吧。”

志坚敲了敲房门,赵老师很快地出现在门口,遂笑脸相迎:“志坚哥啊,里面坐吧。”

他礼貌地回道:“让你久等了,又要占用你的宝贵时间,实在不好意思。”说着跨入客厅。

“咱们都一个村子里长大的,用不着客气。”青莲忙说。接

着又道，“中午我同大嫂聊天，顺便应承了下来，你还真的来了。”

“说真的，不是玉琴早和你说了，我才没脸见你呢。以前的事我太对不住你了。”他讲完就坐到了对面的沙发上。

赵老师勉强笑了笑，给志坚端上沏了茶的水杯，“以前的事就让它永远过去吧，再说也不全怪你。至于现在你的疑难之处呢我也不一定搞得通，不过听说你和我报考的同一个专业，或许你学的教材我略微熟悉一些？”

志坚听着，扫视了一下对方，大大的双眼虽不如以前明净，但显得聪慧、锐利；圆脸上已失去了秀气，可流露出和善、温柔的神情。使他感受到了一种老友重逢的默契。

“怎么就你一人在家，他父子两个呢？”

“说不定溜完马路又去看电影了”。

“你们的孩子都快上学了，小刘工作之余，理应好好休息休息。”

“可你怎么不休息？”

志坚喝了口茶，感慨地说：“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论文化才是个挂名的高中生，要说为什么挤时间学么，这要说在部队时就感到底子薄，总是力不从心。呃，你的时间宝贵，我还是为啥说啥吧。”

“我是向你来请教的，无关的话不说了吧。几句古诗我不理解，这本书上有。”志坚说着，把随身所带的教材翻开，略起身递到了对方手中。

这门课程赵老师已考试过关，就深入浅出地作了解释。接着，她又根据志坚提出的问题，针对古代文学作品应该怎样分析、欣赏进行了讲解。她越讲精神越专注，就象进入了教室，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而志坚此刻恨不得把对方所讲的全都印在脑子里。



他偶然看了一下表，忙说：“你辅导得太好了，天已经很晚，我回去吧。如果今后遇到难题再来找你好吗？”

“好的，只要我在家，你来好了。别的帮助不了，你有理解不透的问题只要我已弄懂的，就会帮你。”

“谢谢赵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太感激了”。

“你不要叫我老师，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志坚主动打开居室门，迈出房间，又回转身点头示意，并向对方作手势道别。女主人并没用相应的方式回礼，而是跟着走到了院门口，顺手拉亮了门洞的电灯。志坚忙说不要送了，她到了这时才说要对方走好，并招手致意。志坚重又扬手道别，并说：“快回房间吧，不要送了。”

3

李志坚是两年前的秋天转业回到原籍的，因为妻子在县城几里外的乡卫生院工作，他就分配到了这个乡的税务所，家也安在卫生院。他岳父虽然已离休，又不善于交际，不过他和女婿单位的主管局财政局长，以前是同级职位，又经常打交道，偶然见面时说了几句好话，这位局长就答应将志坚调来县局。

志坚到县城上班，已是转业后一年半的事了。当时财政局的年轻人大多是中专毕业生，仅有几名大专，没有文凭的，也是干了多年的财务人员。唯独他在部队干部任上，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只是后半段时间里兼管着一个团办公费方面的账目，不过用的是单式记帐法，一般人一学就会，可总算与财务沾上了边。如今就要到县财政局报到了，这天中午，志坚带上两瓶普通酒，被岳父领着去了一次局长家。任务完成后回到岳母身旁，她询

问人家局长怎么答复的。志坚复述对方的话，“当时局里没有秘书，你在部队就干这一行，先应急管管文件，收发一下报纸。”岳母说：“看来还得送送礼。”他回到妻子身边，又把告诉岳母的话说了一遍，对方没吭声。志坚想，调到县局就不错了，安排什么就干什么吧，自己的家庭又不宽裕，既使有钱送礼也不光彩，今后就不必再打这主意了。

他刚到局里上班时，正副局长各一名，预算股又有一张办公桌闲着，副局长就领着他见过该股股长，并说他刚调来，就先用这张桌子吧。股长肯定是听领导的，然后这位又对志坚说了几句客气话。

几个月的时间里，志坚按时上、下班，每天只是在本办公室和临近走廊打扫打扫卫生，来了报纸分发下去，几天内接收、登记一下数量有限的文件，并把它传递给正、副局长，有的也要传给有关的股长，再就是有时把对方所需要的文件从档案橱里找出来交给他们。

当时财政局就设在县府大院，是用一个烧煤锅炉供应开水。县府办公室是预付费，其他各单位交水票。一天，志坚提着两把暖瓶刚走到锅炉房附近，看到前面几步远的这人穿着八成新的军服，提着四把暖瓶，从侧面看多少有点眼熟。对方走到门口后就站住了，接着又回过头来，志坚猛然认出这不是初中的老同学张增福么？遂迅速放下手中的暖瓶，忙走近前去，同时喊了一下他的名字。对方听到喊自己，也忙把暖瓶放在地上，两眼匆忙地扫视走到近旁的志坚，惊讶中不失亲切地喊道：“啊，李志坚！”随后两双手紧握在了一起。

志坚终究是在这大院里呆了几个月的，问话自然从他口中说出：“你怎么也到这里打水？”对方回道：“以后我们又经常见面了。我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咱县府办公室，主要工作管管文件，抽空帮着小勤务员打打水。”





“我来县财政局上班也才几个月，巧得是我主要工作是发报纸，接收、登记一下文件，可是我管的文件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后还得你多加帮助。”

这时两人已离开门口，附近又没有别人，增福的声音也从激动、宏亮转为平和、低沉，“说不定你还得指导我呢，我是又得从新兵做起了。一说是县府办公室工作，在亲朋好友面前也光彩。可是我经常打交道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资历，一个年轻勤务员忙不过来，就得我顶半个勤杂工。而这主要管文件的工作，数量多，针对各委、办、局的业务又杂，不像我在部队团部时管的文件，后勤单独分着，只管司令部政治处的，品种单一，针对性强，也好记。现在可好，马虎不得。”他说着，看到有人从锅炉房里提水出来，心思就不在这说话上了。

志坚见此情景，用右手忙拍拍对方肩膀说：“工作忙好哇，我想忙还忙不上呢。你先完成这打水的任务吧，县太爷们还等着水喝，我就不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

增福也就回身提起暖瓶，向锅炉房里面走去。靠前边准备打开水的几位当时还不认识他，可认识印有“县府办公室”字样的暖瓶，就示意让他先打，他说了句抱歉的话，就顺势凑到了开水笼头前。临出房门，抬头向排在后面的志坚用眼神打招呼。对方点点头，说道：“快去忙你的吧。”就结束了两人从初中毕业后的第一次交谈。

由于志坚妻子在五、六里外的乡里工作，增福的家属是在四、五里远的农村，家都不在县城，中午又都到县府食堂打回饭到各自的办公室去吃。按说志坚在午饭之前，可以先去县府办公室找到同学增福，然后一块儿去买饭。可是他觉得应该避嫌，到了第二天中午，他在刚开饭时就赶到食堂，拿着饭盒在外走动，遇到熟人就打个招呼，或说几句闲话，不一会儿，果然见到增福也端个饭盒动作敏捷地走来了。

那时还不时兴老友见面请吃请喝，志坚只是等到他两人一前一后打上饭菜后，自己也代对方支上饭票，然后约他到自己的办公室边吃边聊。

这是两间平房，其他同事的家就在附近，午休时间就志坚一人，叫一位老同学来聊天，倒也十分方便。他两人简单谈到食堂的饭菜情况，尔后志坚就向对方介绍起自己在部队时的情况：“说起来我比你晚当两年兵，在部队刚满三年，就提了干，是个团后勤处管文件的角色。从农村出来能当上干部，就很满足了。再说这个工作不需要带兵训练，风刮雨淋不着，又不必卖大力气，所以领导上安排的事情就尽量干好。其实，跑腿、打扫卫生之类的服务性工作有两名通讯员，我工作量也不大。不过这营级单位不设干事，有两名参谋只干些电话值班及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文字方面的活儿，领导就交给我干。好在团后勤是掌管具体事务的，就是有时形成个文字的东西并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把字句推敲精炼，符合书面语，这材料写得有理有据就可以了。几年下来，我从中也掌握了点把语句打理顺畅的能力。”

增福说：“你干这工作倒给自己带了点副产品，可是我在部队是瞎忙。你这一说，咱两人在部队也是同行，我提干后在团里的保密室工作，假如那时你我一个团，我管司令部、政治处的文件，你管后勤处的，那算绝了。每逢老兵复员前夕，咱们还会整天整夜地瞎忙，唉，你在部队里不这样吗？”

“谁说不是了，每年到老兵退伍前，退伍名单都内定了，恐怕老兵自己知道后闹情绪，这方面是严格保密的。可是往往这二、三百份档案要整理，相应的表格要填双份，又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还不抽调其他干部来帮忙，只是我临时到团保密室，两人从早晨上班忙到熄灯，除了吃饭，很少休息，记得团里那个保密员，也是个工作狂，他不休息，我能提出来休息吗？再说，我们后勤是一个营，可人数多，我们是海军，另外那几个营的建制，都





是舰艇部队，他们和我们一个营的人数不相上下，所以说我们谁也不吃亏。到了连队干部公布各自的复员名单后，我就累得头昏脑涨，几天内不愿意接触文字的东西，也就是多亏那时年轻吧。”

增福边听边吃，到这时已基本吃饱了，就说：“部队领导很会挑选人才，能踏踏实实地干才会选中你。像一个团部挑选通讯员，小伙子不是一表人才就是聪明伶俐又加勤快，当初我是当了两年通讯员被保送上的北京大学。”

志坚忙说：“唉呀，我不知道，你还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呢，怪不得这么容易进了县府办公室。”

增福又接着说：“有名气总归好一些，不过我是工农兵大学生，底子差，在大学里也没有认真学，又不是中文专业，既便学点专业知识，学非所用，早也忘光了——还是接刚才的话吧，那接替我通讯员岗位的新兵，身材适中不说，长得特帅气，后来这人同样被提拔成干部，也难怪，当兵的个个都是棒小伙儿，几百号人里挑一、两个拔尖的，是很容易的事。”

他把饭盒里剩余的菜拨拉到口中，略作咀嚼，问道：“后来你没再得到提拔？”

志坚答道：“中间有段时间，团政委向我们后勤处政委提出要我到团部帮助工作，可对方答复上一级领导的话是工作上离不开我，这事在每天的交接班会上政委公开了一下，主任和几名副职没说什么，以后就没有再提这个事的。后来，与我关系比较融洽的新任命的政委私下向我透露，准备把我放到连队当副指导员，自己不愿意去，这样就一直呆到了转业。”

“当时应该下基层，你愿意在机关，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了，可职务就提了一级。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从你这么个岗位上，放到基层干了连长，后来又熬到了营职，如今回来后，咱们不都一样？”

志坚忙说：“可不一样，你所在单位是县里的要害部门，用不了多久又会提拔起来的。”

增福拿着饭盒站了起来，说：“不是相当年了，岁月不饶人，以后咱们再聊吧。”说完，就向门口挪动，志坚并不挽留，这时也吃饱了，就跟随对方走出门外，双方摆摆手示意。

4

星期天的上午，志坚正在家学习，妻子单位的人喊去接了一个电话，是在乡供销社工作的老同学张世泽打来的，他说：“你在家呀？咱同学增福到我这里来了，多年不见，你也过来坐坐吧。”他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志坚的父亲几年前已经去世，自从他转业后，母亲就舍弃了几十年的简陋的土屋，搬到小儿子这里大小三口一块过。这时母亲在家，志坚接完电话，回到房中，便告诉母亲已快到中午了，邻院儿的同学叫我去，就不回来吃饭了。母亲叮嘱道，人家让喝酒的话，可不要多喝啊。他答应着，就出了家门。

志坚来到街头的小吃摊前，买上一样熟食提着，径直向同学张世泽的所在单位走来。

他询问过院内的一名职工，就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三脚两步跨入一房间内。这是一间办公兼单人宿舍的处所，一张简易的三抽桌上，摆着三样菜，几只小的粗瓷茶碗摆在那儿，又有两只稍小的玻璃酒杯靠宾主近旁已倒满酒，大半瓶白酒也放在上面。志坚来到后，他两人便站起身来，亲切地说了几句见面的话，然后桌案稍作调摆，屋主人世泽接过志坚手中的熟食，找了块简易的菜板，用刀切过几下，就放在盘里，端上桌来。在这同